

原版插图本

# 大卫·科波菲尔

上



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  
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

一代文学大师狄更斯自传性经典  
获得幸福和成就的成长励志巨著

[英]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著  
潘华凌◎译

*David Copperfield*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原版插图本

# 大卫·科波菲尔

上

〔英〕查尔斯·狄更斯◎著

潘华凌◎译

*David Copperfield*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全2册/(英)狄更斯(Dickens,C.)著;潘华凌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11

书名原文:David Copperfield

ISBN 978-7-5404-6226-0

I . ①大… II . ①狄… ②潘… III .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 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3 ) 第 111951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上架建议:青少年阅读·经典名著

## 大卫·科波菲尔 ( 全 2 册 )

作 者: [ 英 ] 查尔斯·狄更斯 ( Charles Dickens )

译 者: 潘华凌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特约编辑: 薛 婷

装帧设计: 张丽娜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内文排版: 百朗文化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

网 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90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226-0

定 价: 58.00 元 ( 全 2 册 )

(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



## 作者初版序言 (1850年)

---

我完成了本书的创作，搁笔掩卷之际，激动不已。而要郑重其事地撰写这样一篇序言似乎需要平心静气的心境，但我发现，要同本书保持足够的距离来谈论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对它的兴趣清新鲜活、强劲浓烈。我的心情悲喜参半，所谓喜，那是因为长时间的构思创作终于有了成果；所谓悲，那是因为许许多多伙伴离我而去了。因此，有可能会说些个人的事情，宣泄一下私人的情感，令我爱着的读者生厌。

除此之外，有关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凡是我能够说的，都设法在其中说了。

两年的想象构思结束了，作者怀着悲苦忧伤的心情搁下笔，或者说，一个作者构思创作出的一群人物行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仿佛是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抛弃到了虚无缥缈的世界，此种情形或许读者诸君没有多少兴趣。然而，我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奉告，确实，除非我必须坦言（这或许就更加无关紧要了），同我在写作这

部传记时比起来，读者诸君在阅读它时，不会更加相信它的真实性。

因此，我不准备回首过去，而是打算展望未来。我翘首企盼着那个时候的到来，到时我将再次每月长出两片绿叶，还有就是，和煦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已经洒落在了《大卫·科波菲尔》的这些绿叶上，令我幸福快乐，我要怀着真情实意回首那阳光和雨露，唯其如此，我才能心悦诚服地搁笔掩卷。



## 作者新版序言 (1867年)

---

我记得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说过：

我完成了本书的创作，搁笔掩卷之际，激动不已。而要郑重其事地撰写这样一篇序言似乎需要平心静气的心境，但我发现，要同本书保持足够的距离来谈论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对它的兴趣清新鲜活、强劲浓烈。我的心情悲喜参半，所谓喜，那是因为长时间的构思创作终于有了成果；所谓悲，那是因为许许多多伙伴离我而去了。因此，有可能会说些个人的事情，宣泄一下私人的情感，令我爱着的读者生厌。

除此之外，有关这个故事的方方面面，凡是我能够说的，都设法在其中说了。

两年的想象构思结束了，作者怀着悲苦忧伤的心情搁下笔，或者说，一个作者构思创作出一群人物行将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仿佛是把自已身上的一部分抛弃到了虚无缥缈的世界，此种情形或许读者诸君没有多少兴趣。然而，我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奉告的，确实，

除非我必须坦言（这或许就更加无关紧要了），同我在写作这部传记时比起来，读者诸君在阅读它时，不会更加相信它的真实性。

今天看来，上述坦率之言，句句真实，所以，我现在只需要对读者诸君再说上一句肺腑之言就够了。在我所有的作品中，这一部是我的最爱。人们很容易理解，对于从我的想象力中诞生的每一个孩子而言，我是个充满爱心的父亲，从来没有人像我一样深深地爱着他们。但是，像许多充满了爱心的父母一样，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深深宠爱着的孩子，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 001 | 第一章 我降生人世
- 013 | 第二章 我初识人世
- 027 | 第三章 我换了个环境
- 043 | 第四章 我陷于屈辱境地
- 062 | 第五章 我被送出家门
- 081 | 第六章 我扩大了交往圈
- 088 |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的“第一学期”
- 106 | 第八章 我的假期，尤其是一个快乐的下午
- 121 | 第九章 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 132 | 第十章 我遭受遗弃，但有了另一种安排
- 151 |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自谋生，但并不喜欢
- 166 | 第十二章 我仍然不喜欢独自谋生，于是下了大决心
- 176 | 第十三章 我下了决心之后的遭遇



- 
- 194 | 第十四章 姨奶奶就我的事情做出了决定
- 210 | 第十五章 我从头再来
- 219 | 第十六章 我在很多方面成了新生
- 240 | 第十七章 又见故人
- 257 | 第十八章 回顾一段往事
- 265 | 第十九章 我环顾四周，结果有所发现
- 282 | 第二十章 斯蒂尔福思的家
- 
- 291 | 第二十一章 小埃米莉
- 310 | 第二十二章 故地新人，物是人非
- 334 | 第二十三章 我支持迪克先生的看法，并且选择了职业
- 348 | 第二十四章 我最初的放纵行为
- 356 | 第二十五章 天使与魔鬼
- 375 | 第二十六章 我坠入情网
- 390 | 第二十七章 汤米·特拉德尔
- 399 |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发出挑战
- 418 | 第二十九章 重访斯蒂尔福思家

## 第一章 我降生人世

---

关于我自己的人生故事，主角最终是我自己呢，还是由别的什么人占着，本书必须说个究竟。我的人生故事必须从我降临人世时写起。我记录着（是听别人说的，而且相信），自己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十二点出生的。据说当时钟开始敲响时，我便开始啼哭，钟声哭声同时发出。

照顾我的保姆和左邻右舍几个颇有“见识”的太太，早在还没有见到我之前的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注意上了我。由于我出生的日子和时辰很特别，她们便声称，我这个人一是命中注定会一辈子要倒霉，二是有看见鬼魂的特殊天赋。她们认为，凡是不幸在星期五深夜里出生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一定会具备这两种天赋。

对于第一种情况，我无须在此说什么，因为事情的结果如何，自己的人生经历表明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是第二种呢，我只能说，除非我在婴儿时就把那种天生的禀赋用光了，要不然，我至今尚未经历过那种事。不过，即便没那种禀赋，我也不会怨天尤人，如果眼下有人正享用着，那他尽可以开心开怀地保持它。

我出生时头上顶了张头膜<sup>①</sup>。该头膜曾以十五个基尼<sup>②</sup>的低价在报纸上登广告出售。不知道当时航海的人是囊中羞涩呢，还是不相信头膜的效力，宁可使用软木救生衣来防身。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是，只有一个人出价，此人是个与证券交易业有关联的代讼律师。他只出两英镑现金，余款用雪利酒<sup>③</sup>冲抵。但他宁可不接受确保不会溺水身亡的承诺，也不愿意多出一个子儿。于是，广告被撤回了，还白搭上了广告费——说到雪利酒，我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正有这种酒在市场上出售呢。十年之后，头膜在我家乡以抽彩的方式出售，共有五十个人参加抽彩，每人出半克朗<sup>④</sup>，中彩者出五先令。抽彩那天，我到场了，看到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用这种方式被处理掉，就心烦意乱，很不是滋味儿。我记得，一位提着一只小提篮的老太太中了彩，她极不情愿地从她那只小篮子里摸出钱，都是半便士的辅币，结果还少给了两个半便士。别人算给她听，费尽了口舌，但到最后她还是弄不明白。她倒是确实没有遭到溺水之祸，扬扬得意地活到九十二岁，最后在床上寿终正寝了。即使过了很多年，我们那儿的人还对这事津津乐道，传为佳话。我知道了，老太太一生一世最引以为傲的便是，除了过桥，压根儿就没有到过水边。每当她和别人喝茶时（她对茶极为偏爱），总是愤愤不平，数落航海的人实在不像话，竟然肆无忌惮地到世界各地去“漫游”。若向她解释，说一些便利的好东西（其中或许包括茶叶）都是通过这种她所反对的活动得来的，也无济于事，她会更加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回答说：“我们还是不要去漫游吧。”

现在我自己也不能漫游了，得接着讲述我出生时的事。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sup>⑤</sup>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说的，在“那儿附近”。我是个遗腹子，父亲闭上眼睛见不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之后，我才睁开了眼睛看着这个世界。即便到了现在，每当想到他竟然未曾与我谋面，我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更加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还隐约记得，教堂墓地里父亲那白色的墓碑诱发我童年时的种种联想。我们家的小客厅里，炉火融融，烛光熠熠，房子里的各扇门——有时候，我几乎觉得残酷——全都下了闩，上了锁，父亲却孤单地躺在坟墓里，房门把坟墓挡在了黑夜中。

---

① 有的婴儿出生时头上罩着一层薄膜，是胎膜的一部分。按照英国民间的说法，头膜为吉祥物，带在身边就不会被淹死。

② 英国旧金币，一基尼等于二十一先令。

③ 原产于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烈性白葡萄酒。

④ 英国旧币，一克朗等于五先令。

⑤ 英国英格兰东部的一个郡，东临北海。

这时候，我的心中总会涌起不可名状的怜悯之情。

父亲有一个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有关她的情况，我后面还会叙述得更加详细些。她可是我们家族中一等一的重要人物。她名叫特罗特伍德小姐，或者正如我可怜的母亲一直称呼她的，叫贝齐小姐，不过那是在母亲克服了对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物的恐惧心理之后，才这样称呼她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少）。她曾嫁了一个比自己更年轻的丈夫，是个潇洒帅气的美男子，但不是古训说的“行为美才算真正美”那个意义上的美男子——因为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曾动手打过贝齐小姐。有一次为家用的事发生争执时，他差点儿把贝齐小姐从三层楼的窗户扔下去。种种事实表明，他们情不投意不合，没法儿在一起过下去了，贝齐小姐便给了丈夫一笔钱，双方同意分道扬镳。丈夫带着资金去了印度，而我在家里听到的有关他的故事更是荒诞不经，说有人曾在印度看见他和一只大狒狒<sup>①</sup>骑在一头大象上。但我认为，同他在一起的一定是位绅士——或者贵妇才对啊。不管怎么说，十年之后，家里人听到了从印度传来的有关他死亡的消息。事情对我姨奶奶有何影响，无人知晓。因为他们分开之后，她立刻就恢复了婚前做姑娘时的姓氏，并在一个偏远的海滨小村里买下了一幢房子，带了个仆人过起了寡居生活。打那之后，她更是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了。

我相信，父亲曾经一度很得姨奶奶的宠爱，然而，父亲的婚事令她气急败坏，说我母亲是“蜡娃娃”。她压根儿就没有见过我母亲，但知道母亲还不到二十岁。从此，父亲和贝齐小姐没有再见过面。父亲结婚的时候，年龄是我母亲的两倍，但身子骨孱弱，一年之后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正如我上面说的，那是我来到这个世界六个月之前的事。

在那个出现变故而又至关重要的礼拜五下午（我这样说或许大家会原谅我），出现了下面的情况。因此，我不可能有权利声称当时的情况如何，或者说下面的情况是依据我自己的亲眼所见回忆起来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情绪低落，两眼噙着泪水，看着炉火。为自己，也为那个尚未见面的没有父亲的孩子垂头丧气。孩子将要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他的到来却毫无激动之意。楼上的一个抽屉里倒是已经放着几罗<sup>②</sup>预言针<sup>③</sup>，欢迎他的到来。我说的是，在那个三月里

① 英语中，狒狒（Baboon）、（印度）绅士（Baboo）和（印度）穆斯林贵妇（Begum）三词读音相近。

② 计量单位，等于十二打或一百四十四。

③ 按照旧的习俗，把针插在针插上，形成预言吉祥的祝词。



的下午，天气晴朗，刮着风，母亲坐在壁炉前，战战兢兢，满面愁容，疑虑重重，不知道能否渡过眼前的难关。正当她擦拭眼泪，抬头望着对面的窗户时，她看到一个陌生女人走进了庭院里。

母亲又看了一眼，便确切地预感到那是贝齐小姐。落日的余晖倾洒在那个陌生女人的身上，也倾洒在庭院围篱上，只见她径直朝门口走来，身段挺直，面容沉静，这不可能会是别人。

当走近住房时，她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身份。我父亲曾经常常谈到，说她的行为举止极少同普通基督徒一样，你看现在，她没有拉响门铃，而是径直跑到我母亲望着的那扇窗户边，鼻尖紧贴着玻璃朝里面看。看样子（我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过去曾说），那鼻子瞬间压扁了，变白了。

她把我母亲吓了一跳，所以大家一直都确信无疑——我在礼拜五出生应该归功于贝齐小姐才是。

我母亲惊慌失措，连忙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跑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贝齐小姐慢条斯理地用探询的目光环顾房间，从另一端开始，就像荷兰钟上的撒拉森人<sup>①</sup>的头像一样，目光不停地移动着，最后落到我母亲身上。然后，她就像一个惯于使唤别人的人一样，朝我母亲皱了皱眉头，打了个手势，示意她开门。

母亲开门去了。

“我看你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贝齐小姐加重语气说。她之所以加重语气，大概是看见母亲身穿丧服，还怀有身孕。

“是的。”母亲怯生生地回答。

“有位特罗特伍德小姐，”来者说，“我肯定你听说过她吧？”

母亲回答，她很荣幸听说过。不过母亲觉得很不自在，因为她并没有显示出有多么荣幸的样子。

“你现在就看到她了。”贝齐小姐说。母亲随即低下了头，请她进屋。

她们一同进到了我母亲刚才待的那间客厅，过道那边那个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确实，自从父亲的葬礼之后，那儿就再也没有生过火。等到她俩坐定之后，贝齐小姐一声没吭，母亲虽然极力克制自己，但无济于事，终于放声哭了出来。

“哦！啧啧，啧啧！”贝齐小姐赶忙说，“别这样！行啦，行啦！”

可我母亲怎么也忍不住，一直哭到哭不出来为止。

---

① 指古希腊后期及罗马帝国时代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之间诸游牧民族的成员。

“孩子啊，把帽子<sup>①</sup>摘下来吧，”贝齐小姐说，“让我好好看看你。”

母亲诚惶诚恐，即使想要忤逆她也不敢，只得顺从了这个古怪的要求。因此，她按照吩咐摘下帽子时，两手不停地颤抖着，一头（浓密而又美丽的）头发披散到了脸颊上。

“哎哟，我的天哪！”贝齐小姐大声地喊了起来，“你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啊！”

毫无疑问，母亲当时确实很年轻，相貌甚至比实际年龄还要年轻。她垂着头，好像年轻是她的过错，可怜的人哪。她抽泣着说，自己真的还是个孩子就成了寡妇，而如果活下去的话，今后还会是个稚气未脱的母亲。接着她停顿了片刻，有了一种感觉，觉得贝齐小姐在抚摸自己的头发，而且动作显得很温柔。但是，母亲战战兢兢，心里怀着希望，抬起头看了看，结果发现贝齐小姐正坐着。她撩起衣裙的下摆，双手交叉放在膝上，双脚搁在炉栏上，眉头紧锁，直盯住炉火。

“上帝啊，”贝齐小姐突然说，“为何叫乌鸦巢啊？”

“您是指这房子吗，姨妈？”母亲问。

“为何叫乌鸦巢？”贝齐小姐说，“要是你们两人中有一个知道怎么过日子，叫大厨房<sup>②</sup>倒是更合适一些。”

“取这个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的主意，”母亲回答说，“他当初买下这所房子时，以为附近有乌鸦呢。”

就在这时，一阵晚风吹起，舞动了庭院尽头几棵高大挺拔的老榆树，母亲和贝齐小姐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看了看。只见榆树先是枝丫交错，随风摆动，仿佛巨人们在窃窃私语、吐露秘密，这样片刻的安宁之后，榆树便又是一阵狂摆，粗大的枝丫四处摆动，好像刚才的密谈过于邪恶，弄得内心无法平静下来。这时候，几个筑在高处饱经风雨、破败不堪的旧乌鸦巢，像是暴风雨中漂浮在大海上遇难的船只在随风摇曳。

“那些乌鸦都上哪儿去了？”贝齐小姐问。

“那些什么……”母亲在想着别的事情，没听清楚。

“那些乌鸦啊——它们都怎么啦？”贝齐小姐问。

“从我们搬来这儿住起，就没有见过乌鸦，”母亲说，“我们本以为——

---

① 大卫的母亲当时正戴着重孝，帽子是孝服的一部分，这种孝帽配有面纱，把脸挡住了，所以贝齐小姐要她摘下帽子。

② 英文“乌鸦巢”为 Rookery，“厨房”为 Cookery，两者读音很相近。

是科波菲尔先生以为——这儿会有一大群乌鸦，可是那些乌鸦巢都已年深月久了，乌鸦早就遗弃不要了。”

“完全是大卫·科波菲尔的做派！”贝齐小姐大声说，“大卫·科波菲尔彻头彻尾就是这个样子！附近没有一只乌鸦，竟然把住所命名为乌鸦巢，因为看到了乌鸦巢，就相信有乌鸦。”

“科波菲尔先生，”母亲回答说，“已经去世了。如果您要当着我的面数落他……”

我觉得，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一时间真是想要狠狠揍我姨奶奶一顿，但是，就我母亲当天傍晚那个状态，即便是训练有素可以同人家较量，我姨奶奶也只需一只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她制伏。不过，母亲刚从坐着的椅子上站立起来，就立刻打消了那个念头，接着又温顺地坐了下来，晕了过去。

母亲醒过来，或者还不如说是贝齐小姐把她弄醒过来，因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这时候，她发现贝齐小姐伫立在窗户边。这时已暮色四合，天渐渐暗了下来。要不是借着炉火的光亮，她们都相互看不清对方了。

“对啦，”贝齐小姐说着，回到她坐的椅子边，好像刚才只是到那儿随意看了一眼风景，“你预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磕磕巴巴地说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怕是要死了！”

“不会，不会，不会，”贝齐小姐说，“喝点热茶就好了。”

“哦！天哪，天哪，您认为喝茶有用吗？”母亲无可奈何地大声喊。

“当然有用啦，”贝齐小姐说，“没什么事，你只是产生了幻觉而已。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女孩呢，姨妈。”母亲天真地回答说。

“愿上帝保佑这孩子啊！”贝齐小姐大声喊着，无意中说了句与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第二句祝福语一致的话。不过这句祝福的话不是给我的，而是给我母亲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问的是你那个女仆。”

“她叫佩戈蒂。”母亲说。

“佩戈蒂！”贝齐小姐重复了一声，语气愤愤不平，“孩子啊，你是说有人进了基督教堂，却给自己取了佩戈蒂这么个名字？”

“这是她的姓，”母亲怯生生地回答说，“科波菲尔先生就是这么叫她的，因为其教名同我的一样。”

“过来！佩戈蒂！”贝齐小姐打开小客厅的门，朝外面喊了一声，“拿茶来，你们家太太有点儿不舒服。别磨磨蹭蹭的。”



贝齐小姐发号施令，用主人的口气发布了这道命令，仿佛这个家一直都是由她做主似的。然后她朝门外打量，直到看见佩戈蒂一脸惊诧地举着蜡烛沿过道跑了过来，她这才又把门关上，像先前那样坐了下来，撩起衣裙的下摆，双手交叉放在一个膝上。

“你刚才说怀的是不是女孩的事，”贝齐小姐说，“我一点儿都不怀疑，肯定是个女孩。我有预感，一定是个女孩。对啦，孩子，从女孩生下来的时刻起……”

“说不定是个男孩呢。”母亲冒失地回了一句。

“我可告诉你，我有种预感，一定是个女孩，”贝齐小姐回答说，“别同我争辩。孩子啊，从这姑娘出生的时刻起，我就打算做她的朋友，做她的教母，请你给她取名贝齐·特罗特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齐·特罗特伍德一生一世都绝不能出错，绝不能滥用她的情感，可怜的宝贝儿啊。她应当得到很好的教养，受到很好的监护，引导她不要愚昧无知、信赖不值得信赖的人。我一定会承担起这个职责来的。”

贝齐小姐每说一句，头都要抖动一下，好像自己过去的冤屈正在心中升腾，一定得使劲克制，才不至于直白地表露出来。当时借着炉火微弱的亮光观察她的我母亲，心里至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我母亲面对贝齐小姐时胆战心惊，加上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心绪不宁，六神无主，根本看不清任何东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孩子啊，大卫对你还好吗？”贝齐小姐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她的头不再像刚才那样抖动了，“你们在一起顺心快乐吗？”

“我们过得很幸福，”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真是太好啦。”

“什么，我看他是把你娇惯坏了吧？”贝齐小姐说。

“看现如今就剩下我一个人生活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啊，我恐怕确实是他把我给娇惯坏了。”母亲抽泣着说。

“行啦！别哭了！”贝齐小姐说，“孩子啊，你俩并不般配——有没有真正般配的人——这事我还真怀疑。你是个孤儿，对吧？”

“对。”

“还做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拜访过那家人。科波菲尔先生对我热情友好，对我关爱有加、无微不至，最后向我求婚，我就答应了他，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母亲言简意赅地说。

“哈！可怜的孩子啊！”贝齐小姐若有所思地说，眉头紧锁着，仍然盯